

《成佛之道》隱含的寂天思想

釋如石

一、前言

讀過《成佛之道》的人想必都知道，這部具有代表性的人間佛教「道次第」論著，參考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因為該論作者在自序中有清楚的說明。然而，《成佛之道》中至少有六個地方間接引用或轉述寂天的《入菩薩行》，有兩個段落引述《學處集要》的理念，這點恐怕就很少人留意到了。到底有哪些《入行》的偈頌及《學集》的法義被引述過，相信多數《成佛之道》的讀者應該會有興趣瞭解；因此在本文中，筆者想把這些偈頌和理念舉證出來，並對其中要義略加探討，好讓《成佛之道》的廣泛讀者也能從中聞思出八世紀前後印度晚期大乘中觀師寂天的獨特法味。

二、《成佛之道》引用或轉述的

《入行》與《學集》

(一)〈五乘共法〉所引述

《成佛之道》引用到《入行》的章節，主要集中在〈大乘不共法〉的「布施度」和「精進度」；唯有關於「警策及時修善」的一個偈頌出現在〈五乘共法〉中，此偈顯然出自《廣論·下士道》中「由思三惡趣苦導向皈依」的《入行》引文，僅更動了少數幾字。這一點，從下面的比對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成佛》：若時能行善，而未作善業，一旦苦果臨，爾時復何為？

《廣論》：若時能行善，然我未作善，惡趣苦蒙蔽，爾時我何為？¹

在《入行》的原著中，此偈出現在第四〈不放逸品〉，偈頌的主旨很明顯，就是宣說「暇滿已失難再得」，藉此警策初學菩薩慎守學處，不要放逸造罪。

(二)〈大乘不共法〉所引述

1.「布施度」所引述

在「布施度」方面，《成佛之道》以刮號明引的《入行》，只有「為小勿捨大」一句，出現在解釋「或有不應施，自他及所為」這半偈的釋文中。由於此句以刮號直引，所以其中文字全同《廣論》的引文²，不過並未說明出處是《入行》。不僅如此，有一段轉述自《廣論》所引《學集》（「由何能令精進厭患？為由少力而持重物……或由勝解尚未成熟而行難行」）的文字：「如要力氣小的，挑起重擔子，結果是反而使人畏怯退心了。又如自己對甚深經典，還沒有熟悉明了」³，《成佛之道》也照樣沒有注明出處或是寂天的理念。

《成佛之道》所引的「為小勿捨大」一句，原出自《入行》第五〈護正知品〉：「施等波羅蜜，層層漸昇進；因小勿失大，大處思利他」一頌。偈頌的大意是這樣的：修學六度的難易程度，是前易於後後的，例如布施粗淺易學，而淨戒則較深細難持，所以世親說：「若人以喜心，行施滿百年，不及

另一人，護戒一日勝。屠夫與賤族，皆能行布施；然彼猶不能，嚴守諸淨戒。」因此，修學六度的次第，原則上應該是先易後難，先下學然後才逐漸循序昇進。然而，六度諸行的善業功德及其對解脫的重要性，卻是後勝於前前的。根據這個準則，那麼在兩種學處無法同時兼顧的情況下，行者就必須要放棄前度修取後度，捨小而從大。當然，這就是一般的自利方面而說的；如果碰上二利不可得兼的特殊狀況，那又另當別論了。這時，考量的重點應以廣大的眾生利益為主。例如修行廣大的利他布施時，可以暫不理會對自己有小利的淨戒；又如如有眾多入道前來請益，而且行者自己又堪能做廣大的法施，那麼就必須暫時放下個人的禪修而行法施。這個道理，正如《無盡意經》所說的：「應該思惟，能利益眾生的學處才是最重大殊勝的。倘若認清了各學處的勝劣差別，就應該選擇較殊勝的學處去修學。」因此，施戒二者之中，雖然淨戒的功德略勝一籌，但在能成就廣大他利的殊勝布施機緣下，布施就顯得更為殊勝和重要了。例如一般來說，金子比鐵昂貴；但是大量或亟需的鐵，卻比少量或不能救急的黃金來得珍貴。同理，《入行》所謂的「因小勿失大」——莫為小小戒而錯失廣大布施的利他機緣，也是針對實踐六度的特例而說的。⁴

其次，《廣論》所引的寂天的名偈：「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有情，故當無惜施」，也被改寫成《成佛之道》的頌文，更動的部分不多；「有情」二字改成「眾生」，第四句則變更為類似的「無惜而行施」，其餘文字完全相同。茲將這兩頌比對如次（列入拙譯《入行》以便理解）：

《成佛》：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眾生，無惜而行施。

《廣論》：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有情，故當無惜施。

《入行》：為利有情故，不吝盡施捨 身財諸受用、三世一切善。⁵

從《成佛之道》的內文來看，「身及諸受用……」這個偈子，似乎是用來說明菩薩布施之行的。然而，在《入行》的原著中，此偈卻隸屬於第三品「受持菩提心」；在修道次第上，它位於懺罪積資的「七支供養」之後，作為發心與受戒前的一個重要的「修心」階段，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增長行者的「捨心」，好讓「準菩薩」做好次第修學施捨一切身、財和善根的心理建設。所以，依《入行》的原意，「身及諸受用……」一偈主要是用來強化「準菩薩」的施捨意願，而不是勸菩薩實修布施的。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因為盡捨身、財和善根之行絕非初學菩薩的道力所及，只有「悲心清淨」的地上菩薩才可能勝任愉快。這是寂天在《入行》第五〈護正知品〉和第七〈精進品〉中自說的：

悲願未清淨，不應施此身；今世或他生，利

大乃可捨。

一旦覺自身 卑微如菜蔬，爾時捨身肉，於彼有何難？⁶

而《入行》的姊妹作《學集》對此所作的說明，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初發心菩薩一開始就強化「施捨一切」、特別是「捨身」意願的重要性：

初學者由於信解不夠成熟，道力仍然有限，所以還不能直接施捨自己的肢體，只能先運用思惟的方式預作練習。不過，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經常運用思惟來加強捨身的意願，那麼真正任運的捨心必然不能生起。如此，則日後〔遇到適當的機緣時〕也一定不能圓滿捨身之行。⁷

可見，《入行》「身及諸受用……」一偈的原創意義，確實是在發心前強化「捨心」，而不是發心後的實際布施之行；《廣論》雖然也將此偈放在「布施度」中論述，但強調的重點，仍是布施前就應該好好培養的「施捨之心」。⁸

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既然菩薩發願菩提心時，已將身、財和善根無條件施予一切有情，那麼自己如何還能保有、享用而不犯任何罪過呢？《成佛之道》解釋說：「雖然還在保有、使用一切，但菩薩不再作自己私有想，覺得這是一切眾生的。自己如雇員或公僕一樣，代為管理經營，如物主需要時（有人來乞求時），就無條件的奉上。自己的享受，正像雇員的取得合法的生活費一樣。」⁹ 印順長老如此詮釋的確十分善巧，不過，這樣的解說卻可能是參考《廣論》所引《學集》的獨特觀點而寫的：

如是至心於有情所，已捨衣食及房舍等，若受用時當作是念，為利他故受用此等。……以有主財護有主身，若由是念受用無罪，僕使恆時為主作業，非自有財以為存活。¹⁰

至於《入行》為何要如此強調觀修「捨心」，寂天在緊接著「身及諸受用……」一頌後面提出了如下的理由：「捨盡則脫苦，吾心成涅槃；與其死方捨，何若生盡施？」¹¹ 這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由於眾生不瞭解一切諸法因緣合和而生，性自清淨、空寂——從來就沒有一個實存的人真正擁有過任何實存的事物，因此起惑造業而流轉生死。如今藉著完全施捨一切身、財和善根的觀修練習，逐漸放下自心對我與我所的執取，而昇華入畢竟空的涅槃境界，同時也將諸法回歸本來如是的清淨、寂滅狀態。¹²（二）與其等到死時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將身、財遺留世間，不如在生前先將這一切眾緣所生、本來就不屬於我的內外諸法完全施捨出去，以利樂一切如幻的有情，迅速圓滿福德資糧。由此可見《入行》的確主張，利根的大乘行者應該從初發願菩提心開始，就朝向悲智雙運、捨己利他的方向努力。

除了上述二偈以外，《成佛之道》中有關《入行》「布施」法義的，還有「施以捨心勝」一句，該論作者在長行中解釋說：「事實上，這樣的布施，怎麼也不能滿足一切（貧苦眾生）的。要知道，從自成佛道來說，布『施』度以圓滿『捨心』為最『勝』，重在養成一切能施的意欲。」¹³ 這樣的「施捨」理念，顯然也轉述自《廣論》所引的《入行》：

《廣論》：若除眾生貧，是施到彼岸，現有貧眾生，昔佛如何度，一切有及果，心與諸眾生，說名為施度，以是施即心。

《入行》：若除眾生貧 始圓施度者，今猶見飢貧，昔佛云何成？心樂與眾生 身財及果德，僅此施度圓；故施唯依心。¹⁴

上述兩頌出於《入行》第五〈護正知品〉，其主旨在於宣說：圓滿施度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客觀受施對象的貧困是否已經完全消除，而在於主觀施者的我、我所執和慳貪之心是否已經徹底斷了，以及施捨一切的意願是否已經圓滿養成。若以「解除一切眾生的貧窮與否」來界定施度是否圓滿，那麼自古以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圓滿施度而成佛，因為迄今為止仍有數不清的貧苦眾生。不僅施度如此，圓滿其餘五度的關鍵，同樣在於調伏主觀的內心。《學集》說：「菩薩學處，就是要全面地淨修自心，這是一切法的根本。《聖寶雲經》說：『心是一切法的前導。如果能充分地了知自心，就能完全了知一切法……』」¹⁵

綜觀以上所說的《入行》偈頌，其法義都與「布施」有關；不過，《入行》論述「布施度」的方式卻迥異《廣論》和《成佛之道》等一般論典。在《入行》中，關於「布施」的法義並沒有獨立成品，整體地被論述，反而分散在各品中分別加以強調。例如前面所引有關布施的五個偈頌，就分散在《入行》的第三、五、七品之中，這種獨特的論述方式的確前所未見。管見以為，《入行》之所以會如此別出心裁地論述布施，可能是因為寂天深切體認到，「施捨」確實是菩薩學處的最高指導原則。《學集》〈集布施學品〉說：

把自己的身體、財物和三時所修集的一切善業功德完全布施給一切有情，並加以守護、淨化和增長，這就是菩薩學處的修學要領。¹⁶

而在該品品末的結尾處，寂天更引述《寶雲經》對「布施」作了一個畫龍點睛式的結論：「施捨，就是菩薩的菩提。」¹⁷

由此不難想見，寂天的確非常重視修捨，在他看來，「捨」幾乎是大、小二乘行門的總持了。二乘行者由於捨離了對三界的一切貪著，而獲致涅槃的寂滅妙樂；大乘菩薩則連涅槃妙樂也要一併捨卻，轉而將身、財和三世善根方便施予一切有情，以所謂「智不住諸有，悲不滯涅槃」的無住涅槃心境圓成佛道。正因為寂天認為修習「施捨」在菩薩的行門中為最重要，所以不但不把「布施」獨立成一品，反而把「施捨一切」的觀念分散在各品中強調；因此在《入行》中，「施捨一切」的法義幾乎品品可見。¹⁸

必須附帶一提的是，《成佛之道》「布施度」中的「聞施心歡喜，勝於寂滅樂」一偈，其實出自月稱《入中論》的「且如佛子闍求施，思惟彼聲所生樂，聖者入滅無彼樂」，而另一偈「三輪處處著，是施名世間；三輪空相應，出世波羅蜜」，則近似《入中論》的「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羅蜜；由於三輪生執著，名世間波羅蜜多」。¹⁹ 不過，《成佛之道》並沒有說明，這兩個偈頌也是根據《入中論》編寫的。²⁰

2. 「精進度」所引述

在「精進度」方面，《成佛之道》有兩處引述了《入行》。茲引述並比對如次：

(1)《成佛》：推延著世樂，自輕心怯弱。

《廣論》：懈怠耽惡事，自輕而退屈。²¹

《廣論》在引用這半偈《入行》之前，有一段論文開示說，如果一個人有能力而不肯修行，主要是因為他受困於如下兩種障礙：「一、推延懈怠，為念後時有暇能修；二、雖非如是，然於庸常諸下劣事貪著覆蔽，如《入行》論云……」²²《成佛之道》論頌所說的「推延著世樂」及內文所作的解釋，應該是根據這段論文編寫的。而另一種不肯修行的心理障礙，《廣論》說是因為自信心不足，所謂「怯弱不入，謂我豈能如是修行？」²³這大概是《成佛之道》將《廣論》引文中的「退屈」二字換成「怯弱」的主要原因吧！

(2)在《入行》中，寂天頗具創意地提出了輔助精進的四種心態：「四緣助精勤：信樂心堅毅、捨心歡喜。」²⁴《廣論》沒有明引此偈，而是將其中內容直接改成第二大科目的科判來使用，如論云：「積集順緣護助資糧：一、發勝解力；二、發堅固力；三、發歡喜力；四、暫止息力。」²⁵或許印老就是根據這段科判及其中論述編寫出《成佛之道》如下的偈頌：「勝解堅固力，歡喜休息力，能修於四力，精進不為難！」²⁶

關於「精進」的義理，一般論典開示的內容不多，因此，《廣論》的「精進度」大半直接引自《入行》，足足有四十多偈。《成佛之道》自然也不例外，除去由「精進」外衍的法義如「怯弱下劣者，希求易行道……藥師大悲願，東方現淨土」等等，其餘重要內容如「滿果亦難行，久處於生死，資糧廣無邊，練心勿退屈」等偈及其解說²⁷，幾乎都是參考大量引用《入行》的《廣論》「精進度」而寫的。寂天的組織與創作能力之卓越，由此可見一斑。

三、結論

上文提到的《入行》偈頌與《學集》思想，其實在《廣論》中都註明有「《入行論》云」或「《集學論》云」等字樣，可是不知何故，《成佛之道》裡面就是沒交代出處。或許是因為疏忽；或許已故的印順長老認為，在自序中以「參考宗喀巴的菩提道次」一筆帶過就足夠了；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寂天的學說屬於被印老判為「老年」的印度晚期大乘，而非印老情有獨鍾的「少壯」初期大乘²⁸，所以便下意識、不自覺地隱引或改寫《入行》與《學集》，以免自相矛盾。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這樣的處理方式顯然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以為這些偈頌和理念是《成佛之道》作者本人、或《廣論》作者宗喀巴的創意，結果真正的原創者寂天反而因此被埋沒了；這似乎不是教界多數人所樂見的。

《入行》是八世紀左右印度傳出的大乘論典，《廣論》成書於十五世紀的西藏，而《成佛之道》則出版於二十世紀的臺灣，這三部「祖述」龍樹的大乘道次第論著，分別屬於印度的後期大乘佛教、西藏佛教和現代的中國佛教，在時空與人文背景上，彼此間的差異不可謂不大。因此，無論就學術或學佛的立場來說，都有必要釐清《成佛之道》中

某些出處尚不明確的偈頌的思想源流，以免張冠李戴，錯認了印順人間佛教獨特的「基因圖譜」；而且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抹煞寂天為了弘揚大乘而苦心孤詣編著《學集》與創作《入行》的功勞。

- 1 印順《成佛之道》，頁97（臺北，正聞，1994）；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卷4，頁97（法尊譯，美國大覺蓮社，1988）；另見如石《入菩薩行譯注》：「若具行善緣，而我未為善，惡趣眾苦逼，屆時復何為？」（頁49，高雄，諦聽，1993）。
- 2 《成佛之道》，頁288；《廣論》，卷11，頁276。
- 3 《成佛之道》對「或有不應施，自他及所為」這半偈的解釋，幾乎都是根據《廣論》而寫的，不過其中內容已作了大幅的調整（頁287）；《廣論》，卷11，頁273。
- 4 以上兩段說明，參考二十世紀藏僧突滇卻札《入行疏——佛子功德妙瓶》，詳見如石《入菩薩行衍義》所引述，頁141-142（高雄，諦聽，1999）。
- 5 《成佛之道》，頁281；《廣論》，卷10，頁265；《入菩薩行譯注》，頁37。
- 6 《入菩薩行譯注》，頁81、131。
- 7 《入菩薩行衍義》所引，頁70。
- 8 《廣論》卷10，頁265、66。
- 9 《成佛之道》，頁285。
- 10 《廣論》所引卷10，頁266；另見T32，102下。
- 11 《入菩薩行譯注》，頁37。
- 12 《成佛之道》也有類似的說法：「捨己利他的大乘布施，不但要破除慳貪，還要消除我我所執，達成「無我我所」的大捨境界」（頁282）。
- 13 《成佛之道》，頁288；但此說未必出自《入行》。
- 14 《廣論》，卷10，頁263；《入菩薩行譯注》，頁63。
- 15 《入菩薩行衍義》所引，頁106。
- 16 這段《學處集要》引文譯自臺北版《西藏大藏經》（冊37，頁4，25³），參見《入菩薩行衍義》，頁67。
- 17 《入菩薩行衍義》所引，頁112。
- 18 如石《入菩薩行導論》，頁17（高雄，諦聽，2000）。
- 19 內文所引《入中論》兩頌，參見月稱《入中論》卷1，頁14-16（法尊譯，臺北，新文豐，1975）。
- 20 《成佛之道》明文提到「月稱菩薩頌」的，只有〈五乘共法〉論布施的一偈：「依資具得樂，依施得資具；故佛為眾生，先讚布施福」（頁100）。至於有關「布施度」兩偈的出處，分別參見頁285、289。
- 21 《成佛之道》，頁302；《廣論》，卷12，頁308。
- 22 《廣論》，卷12，頁308。
- 23 《廣論》，卷12，頁307。
- 24 《入菩薩行譯注》，頁132。
- 25 《廣論》，卷12，頁313。
- 26 《成佛之道》，頁312。
- 27 《成佛之道》，頁303-311。
- 28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收入《華雨選集》頁70、80（臺北，正聞，1995）。